

帝王演义丛书

汉光武帝演义

欧阳灼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汉光武帝 像

目 录

第 一 回	结豪侠吕母殄财	感时世刘郎立志..... (1)
第 二 回	寄身太学窥朝政	混迹长安识閤閤..... (12)
第 三 回	悲族厄弟兄聚首	放豪言鼠辈惊心..... (25)
第 四 回	闻凶讯深夜逃亡	探痴情用心良苦..... (38)
第 五 回	身怀半锤英雄胆	密约举义壮士心..... (49)
第 六 回	泄密李通独逃亡	分财刘秀合众力..... (62)
第 七 回	小长安刘縯败北	黄淳水甄阜归西..... (72)
第 八 回	立汉裔流水升坛	破莽将昆阳扫敌..... (81)
第 九 回	遭忌伯升终遇害	强颜文叔为释嫌..... (91)
第 十 回	藏心迹刘秀成亲	失民心王莽丧命..... (100)
第 十 一 回	破洛阳更始迁都	徇河北公孙用计..... (108)
第 十 二 回	刘秀河北集英豪	王郎邯郸称天子..... (117)
第 十 三 回	历艰辛绝处逢生	图大业招兵再战..... (127)
第 十 四 回	联真定得婚郭女	守柏人喜获双英..... (137)
第 十 五 回	据广阿惊收六虎	破邯郸受爵萧王..... (147)
第 十 六 回	耿弇披心招士马	谢躬中计死邺城..... (157)
第 十 七 回	寇恂河右扬军威	光武鄙南即帝位..... (167)
第 十 八 回	战河东邓禹鏖兵	集华阴樊崇立主..... (179)
第 十 九 回	攻洛阳朱鲔开城	降赤眉更始丧命..... (189)
第 二 十 回	阴丽华欢喜入宫	刘盆子乞怜让位..... (200)

第二十一回	安定郡邓禹休兵	桐邑城冯愔杀将..... (209)
第二十二回	怀异心刘杨授首	失所望彭宠兴师..... (217)
第二十三回	守节操冯衍遭遗	避私斗寇恂大度..... (226)
第二十四回	击刘永盖延奏捷	挑祸端吴汉纵兵..... (236)
第二十五回	使二州威加数郡	平三辅力不从心..... (245)
第二十六回	拒主婚宋弘守义	入弘农景丹病亡..... (255)
第二十七回	崤山道冯异献策	宜阳城光武施仁..... (265)
第二十八回	斩伏隆张步复反	诛邓奉御驾亲征..... (274)
第二十九回	受责让岑彭用计	急逃亡刘永丧生..... (284)
第三十回	处嫌疑耿弇抒忠	违诏旨盖延受责..... (294)
第三十一回	使洛阳马援识主	助冯异隗嚣立功..... (304)
第三十二回	王霸举杯却强敌	彭宠斩首由小人..... (313)
第三十三回	归光武窦融遣使	说隗嚣班彪为文..... (322)
第三十四回	耿弇三战平齐地	马成两载下舒城..... (332)
第三十五回	严子陵足加帝腹	卢君期突起九原..... (341)
第三十六回	虚与委蛇徒遣子	欲谋霸业失士心..... (351)
第三十七回	刺隗嚣来歙奋威	破行巡冯异用计..... (361)
第三十八回	失略阳隗嚣丧胆	攻天水光武扬兵..... (372)
第三十九回	图众力功败垂成	迫雄关虎将遇刺..... (382)
第四十回	布疑兵臧宫破敌	平蜀地岑彭身亡..... (392)
第四十一回	破成都吴汉焚宫	释圣怒刘阳获宠..... (402)
第四十二回	更储位心存私爱	入瘴峦志在国家..... (410)
第四十三回	撞柱明忠强项令	荣封思贱新息侯..... (420)
第四十四回	献图日逐王通款	被谗马伏波削爵..... (428)
第四十五回	纳直言超用忠贤	起大狱图安社稷..... (437)

第一回

结豪侠吕母殫财 感时世刘郎立志

朔风怒吼，户外举目冰霜。

王莽新朝天凤四年（公元17年）深冬的一天，荆州南阳郡新野（治今河南省新野县）县城内的邓家宅院，在肆虐的寒风中，也显得有些瑟缩。

在新野县城，这是一座数得上的深宅大院。它坐落在县城西南角，紧靠洧水东岸。西汉时，邓家出过几位二千石的官员，在地方，有过显赫的地位。这座宅院，也曾以其壮丽和占地之广，而雄据县城，名闻遐迩。如今，它已失去往日的雄风，显得陈旧黯淡，给人以仅足蔽风雨之感，显示出宅院内的生计，虽非困穷衰败，但已大不如昔。

宅院如今的主人，名叫邓晨，字伟卿。

他的曾祖邓隆官至扬州刺史，祖父邓勋官至交州刺史。他父亲邓宏，虽未做过刺史，却也官至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都尉。西汉时的郡都尉，是武官，掌管一郡的兵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职位虽不及州刺史和郡太守高，但俸禄亦为二千石，属中高级官员。

邓晨虽然出生官宦之家，但因幼年失怙，家道中落，如今三十出头的人了，仍是一介平民。

他薄于宦情，生性豪爽，尚侠好义，宾朋众多；又因性喜读《易》，所以结交了不少颇有同好的江湖道术之士。他原本有不少

祖产，如今又不避千里之遥，做着经商的买卖，一直过着殷实宽裕的日子。

邓晨刚从青州做买卖回来不久，此刻正与一年轻人坐在宽敞的堂屋中央，围着一盆炭火取暖。两人就着矮几，一边饮酒，一边叙谈。

这个年轻人中等身材，生得面容白皙，轮廓分明；浓眉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似澄碧的秋潭，不住地瞬动着，闪射出锐敏、果决的目光。他说话不多，正襟危坐，表情严肃，一副谨言慎行、令人莫测高深的样子。

此人姓刘，名秀，表字文叔。

刘秀乃南阳郡春陵县（治今湖北枣阳）人。他既是邓晨的故交，又是邓晨的妻弟。这次邓晨外出经商，走得很远，两人近一年不曾见面。得知邓晨的大致归期，刘秀这才不畏天寒地冻，冲风冒雪，特意从春陵赶来。

邓晨从地窖中取出珍藏多年的佳酿，两人你来我往，喝得甚欢。

已是未末申初时候，院内鹅毛片子般的大雪，兀自纷纷扬扬地飘落着。邓晨举杯，向刘秀以目示意，咕噜一声，一饮而尽。他用手一抹胡须上的酒滴，神情爽朗地说：

“文叔，这回青州可真出了一件闻所未闻的趣事！”

刘秀眼睛一亮，从容喝下一大口酒，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神态，问道：“什么事？”

“青州琅邪郡有个海曲县，迫近海滨，有位姓吕的老母亲，真正是女中豪杰！”邓晨欣赏地竖起大拇指，然后又兴奋地做了个砍削的手势，“她竟闯入县衙，把县宰给劈了！”

“这年月，百姓命难活。”刘秀凝神户外，思绪似乎飘到了老远，“南阳本为富庶之区，但这些年来，连年天灾人祸，贫苦人家还不也得靠挖野菜度日。像眼下这等数九寒天，饿急了，不反

才怪呢！”

“非也，非也！”邓晨不住地摇头，“此事似与饥饿无关，听说是母亲替儿子报仇。”

“老母替子复仇？这倒新鲜！”刘秀白皙的脸稍现酒晕，微笑着，露出颇感兴趣的样子。

邓晨嚼着一块浓香可口的腌兔肉，喝尽杯中残液，然后又斟满，直了直身子，摆出一副要从细道来的架势：

“据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原来，这位吕母，年轻居孀，膝下只有一子。她的儿子在县衙当差，不知犯了什么事，被县宰给杀了。她认为儿子罪不当死，所以决心替子报仇。

她持家有方，家藏巨万。她一直在县城南门附近经营一家酒肆。据说，她尚待守闺中便学到了高超的酿酒技艺。经她的手酿造出来的酒，清香醇美，口味纯正，闻名整个县城。酒肆长年生意兴隆，有不少青年人经常结伴豪饮，通宵达旦。

有个名叫樊崇的青年，是琅邪郡莒县人，长年在海曲县经商，一直客居吕母的酒肆。樊崇与吕母的娘家不仅同县，而且邻村，情谊甚厚。他身材高大，肌肉虬凸，长着一脸如戟的络腮胡，为人豪爽，重义气，在县城内外有众多朋友。和他一起常在吕母店中喝酒的既有富室公子，也有衣衫褴褛的游手好闲之徒。吕母从他及他的朋友手里，着实赚了不少的钱。

儿子死后，吕母便收樊崇为义子。只要是樊崇的朋友和宾客，入店便成了上宾，喝酒概不收钱。她还购置了各种衣服，发现樊崇的朋友中有衣衫破旧的，皆让他们换上新的。他们若是缺钱花，只需向她开口，无论多少，她都给借，且从不索还。

几年后，吕母的数百万家财，已被众人吃喝殆尽。吕母便说要卖掉酒肆。樊崇得知详情，非常愧疚。

就在这年秋天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樊崇心急火燎地邀集了

几位住在县城的朋友，一同去到吕母家中。东海人徐萱，东莞人逢安，都在海曲经商，与樊崇交情甚厚。这天他们带去了自己做生意赚的钱，希望先偿还一些，以图保住吕母的酒肆。一进门，他们便见吕母独自坐在香案旁昏暗的灯光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吕母见他们进来，依然似先前一样热情，急忙让坐，并唤使女拿酒出来招待。

樊崇内心愧疚，不知如何启齿，低头肃立，不肯落座。徐萱见状，当即从逢安手中接过钱袋，轻轻放上香案，对吕母道：“我们都知道了。这点钱，不及偿还万一，请您千万别卖酒肆！”

“这些年来，您老对我们恩重如山，情同再造，”逢安接着说，“我们做牛做马，定将往日赊欠，加倍奉还！”

樊崇终于找到了话头，抬头望着脸带微笑的吕母说：“我们会侍奉您老人家！”他望了一眼身边的徐萱和逢安，“上有苍天，下有厚土，受恩不报，枉为汉子！”

这时使女早已斟好酒，还摆上了几碟点心。吕母请他们坐下喝酒，然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们近旁，这才欣慰地说：

“数年来，老身不惜破产，厚待诸位，不图治产求利。我孤身一人，要如许家财做甚？”她目光如电地扫视了他们一眼，“实有一事相求，不知……”

“啥事？”樊崇见她欲言又止，心里十分着急，“您老只需言语一声，”他重拍了两下结实的胸脯，“我担保，大伙儿定会办得妥妥贴贴。”

“这事有点让诸位为难……”

众人不住地催问。她见时机已到，乃用坚定、激愤的语气说：“杀县宰！”

樊崇等人一听，心下大惊。昏暗的室内，顿时死一般沉寂。

良久，徐萱才半信半疑地问：“杀县宰？”

“对。老身要替我儿雪报冤死之仇，想借助诸位之力。”

众人彼此看了一眼。樊崇说道：“这容易。何时动手？”

“今夜。”吕母轻轻舒了一口气，果断地说。

徐萱个子不高，却是个精细人。他与逢安对视了一眼，缓缓站起来，低声道：“且慢。县衙不易闯，得先弄些称手的家伙，还得召集百十来个弟兄。”

吕母点点头，脸上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家伙早已购置妥贴，都是上好的。烦请诸位这就去召些实心人来，不用多，四五十得力人就行。”

樊崇等应一声，便分头去了。

第二天，天尚未明，吕母家偌大的后院早已人头攒动，不时发出刀枪撞击的叮当声。被邀集来的人，往日无不受过吕母的恩惠。他们中有不少是前几年黄河泛滥之后，流落到此的难民。

吕母说了一番感激的话，然后手仗一柄明晃晃、冷森森的长剑，领着众人直奔城东的县衙。

此时天已微明，县衙门口的守卒见一群人急冲冲赶过来，尚未弄清是怎么回事，樊崇已蹿将上去，手举斧落，连砍数人。众人呼啦一声，冲上去一同厮杀。吕母提剑领着数人，冲入县衙，突入公堂。县宰正坐堂与属吏议事，见状，吓得钻入公案底下，全身哆嗦着缩成一团。众属吏皆拜伏于地，请求饶命。

这时樊崇举着一把大斧撞进来。只见他浑身是血，须眉倒竖，跨至公案前，一声虎吼，掀翻公案，将县宰提起，像扔小鸡一样，狠狠地甩在吕母脚前。属吏见状，膝行而前，连连磕着响头为县宰求情。

“与尔等无干！”吕母忿然道，“我儿犯小罪，不当死，而宰杀之。杀人当死，天经地义。当日杀我儿之时，尔等何不劝阻？”

吕母一双鹰眼凶光闪射，扫视着众人。众属吏张口结舌，哪敢再言语，只顾捣蒜似的拼命磕头，深怕无端招惹杀身之祸。

吕母一声尖利的怪叫，一道寒光舞动，只听“噗嗤”一声

响，县宰的人头已经落地，颈项上兀自血流如涌。吕母用剑挑起地上的人头，狂笑着引领众人冲出县衙。

消息传开，海曲县城顿时鸡飞狗跳，乱作一团。这当儿，吕母已用县宰的头祭过她儿子的墓，带着众人逃向海边去了。

说到这，邓晨兴奋地饮了一口酒。

刘秀注视着炉中跃动的炭火，微侧着头，似乎还在等待邓晨往下说。

“依我看，青州那边简直糟透了，”邓晨烤了烤手，说，“比南阳这边糟上几倍。黄河水患都已过去几年了，我们这边至今还不断有灾民举家搬迁过来，青州那边可真是成群结伙，盗贼蜂起。官府压根儿不赈济，难民结集，可不是闹着玩的。听说扬州会稽郡就有人聚众起事，都是些黄河水患逃过去的难民。”

“是啊，几次黄河水患，不知毁了多少村落人家。朝廷不顾难民死活，却醉心于复古改制，官名地名，胡改乱改。自古三王不法古，终不害其为圣。如今改制复古，使百姓手足无措。南阳郡无端改为前队（音遂），太守改为大夫，古圣明王治天下决非如此，真令天下人慨叹，令智能之士寒心。”刘秀拧眉望着户外雪花飘舞飞扬，似乎想得既深且远。

“王莽先以外戚之尊，迭掌朝政；又适逢汉成、哀、平三帝皆无嗣子，故尔得以轻移汉鼎，建立新朝，这似乎也是天意。”说至此，邓晨突然打住，拾起火铗把火拨拨旺，然后又替刘秀斟满酒。他话锋陡转，目不转睛地盯着刘秀，压低声音说：“但是，文叔，黄泛区百姓如此大批南移，这是亘古未有的，加之这些年朝廷新政迭出，法禁苛严，官吏贪墨，税赋繁多，弄得民不聊生……如今王氏天下，如同一间在风雨中飘摇的破屋，恐非人力所能扶。汉室虽说连遭重创，已是支离破碎，可我经商南北，耳闻目睹心察，深感天意民心，仍在汉室，汉德不久定当中兴。你是汉室子孙，身上流着高皇帝的血，恐怕日后少不得会有一番中原

逐鹿的壮举呢！”

刘秀听得入了神，但转念一想，他又脸露尴尬，略带自嘲地说：“我和伯升不同，没这等雄心。人生一世，能像外公那样富，有良田美宅，童仆成群……”

“还有娇妻美妾！”邓晨笑着打断他的话，揶揄道。

“能如此，足慰此怀。”刘秀自嘲地笑了笑说，“虽说是汉室子孙，其实早与平民没什么区别……”

追溯起来，刘秀乃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九世孙，汉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之后。

刘秀的祖父刘回，只做过巨鹿郡都尉；父亲刘钦历官济阳、南顿两县的县令。他母亲姓樊，名嫫都，是南阳郡湖阳县大富豪樊重之女。

刘秀出生在西汉哀帝刘欣建平元年，即公元前6年。当时他父亲正任济阳县令。他九岁丧父，叔父刘良时任萧县令，刘秀被接到萧县开始上学。后来他一直在叔父的抚养和教育下长大。十四岁那年，即公元8年，王莽夺取了汉室天下，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新朝。刘秀突然从皇室子孙，变成了平头百姓。好在家中有不少祖上留下来的膏腴田地，足以让他们兄弟过着衣食不愁的耕读生活。

“伯升……他近来都在做些什么？”邓晨关切地问，“去年那个案子结了？他倒是有雄心壮志，可惜锋芒太露，没你稳。”

伯升是刘縯的字。他是刘秀的长兄，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喜欢舞枪弄棒，飞鹰走狗。他交情甚广，养了众多宾客。这些人打架斗殴，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去年他的宾客杀了一人，牵连到伯升，役卒几次下来抓人，伯升都及时逃脱了。

“好像花了几万，买通了，案子至今尚未撕掇清楚，但不会再抓人了，也算是结了吧。”刘秀脸露愁容，“旧案未了，今年他又亲手杀了一人。”

“人”字尚未出口，门外传来一个高亢爽朗的声音：

“伟卿，谁杀人啦？”

话音未落，一个年纪二十出头的瘦高个青年，笑容可掬地拱着手，像头鹿一样从门口撞入温煦的厅堂。

“是次伯！”邓晨早已站了起来，异常亲热地招呼，“来得正好，坐下烤火，喝几盅，暖暖身子。”

“那还用说，”不等邓晨说完，他就熟不拘礼地在火炉旁找个杌子坐下，“是瞅准了来的！”

邓晨高声唤人添上盅筷，又吩咐多加几样菜。

“这位就是文叔吧？”不待邓晨介绍，他已向刘秀拱手道，“常听伟卿说起你，久欲一见，却一直无缘。方才听小妹说你来了，故特来拜会！我姓阴，名识，字次伯。”

阴识亦是新野县城人，出生于巨富之家。他家有良田七百余顷，车马仆隶比于邦君，富甲一方。他性情开朗，喜读《易经》，又好弈棋，常与邓晨切磋《易》理和棋艺，所以两人感情甚笃，往来颇多。

刘秀拱手还礼，说了几句相见恨晚的客套话，微笑着不解地问：“令妹……”

“是丽华姑娘。你还未见过，”邓晨抢着打断刘秀的话，“那可真是花容月貌，别说新野，恐怕是天下无双！”

阴识颇为骄傲地笑了笑，说：“鬼精灵，有机会介绍你认识一下，她倒对你挺熟悉似的。”他扭头问邓晨：“刚才你们说谁杀人来着？”

邓晨望了刘秀一眼，简略地给阴识说了青州那边发生的事。阴识听完，不以为怪地说：“这事，现在到处都有，成不了气候。”

“南郡有个新市县，县界有座绿林山，聚集了七八千人，”阴识接着说，“时不时下山攻打临近的乡村，抢掠牲口、财物和妇

女。听说起因是为挖野菜发生争执并打起来，有两个姓王的在当地很有点名，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出面排解，号召大家与其争野菜，不如去抢官府。反正是活不成，所以大家当即响应，公推他俩为首，当天就攻下了离乡聚，抢了不少财物，搬到绿林山中安营扎寨去了。附近郡县的一些逃犯得知后，都纷纷投奔绿林山。”

“像这么大的声势，”邓晨说，“恐怕朝廷要派重兵过来。”

刘秀拨弄着炉中的火，一言不发地听着。

阴识用朝中高官似的语气说：“朝廷派兵是肯定的。我看这都是乌合之众，过不了明年春天！”

刘秀沉着道：“这就难料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倘若其中有不世之才，又占着山高林密之利，说不定还真能有一番作为。”

三个人正你一言我一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着，冷不丁堂屋门口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哥，家里来客了！”阴识随即应了一声，侧脸朝门口望去，只见妹妹容颜娇艳，含羞微笑着，楚楚动人地站在堂屋门口。阴识乐呵呵地拉着刘秀的手站起来，一边唤妹妹进屋一边对刘秀说：“这就是舍妹。”

阴丽华与阴识同父异母。她七岁丧父，今年年方十三，已经出落得像个姑娘，肤如凝脂，弯弯的黛眉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滴溜溜转动着，含情脉脉地望着发愣的刘秀。她大大方方地朝刘秀施礼，皓齿微露，微笑在脸上的梨涡中荡漾。

刘秀万没料到，其貌不扬的阴识，竟有如此出众的妹妹。他被阴丽华光艳动人的美貌惊呆了，睁着眼睛定定地望着她，显得有些傻，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只顾不住地点头。

“刚才次伯兄和伟卿还说到你，”好半晌刘秀才回过神来，“果然是与众不同，非凡特出。”

听得刘秀这般夸奖，阴丽华那颗早就激动和紧张的少女之

心，更如小鹿般在胸中扑扑乱撞，满面羞红地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阴识拱手告辞，先对刘秀表示歉意，然后兴奋地对邓晨道：“有人送了一副上好的棋子，是从交州带过来的，哪天有空过去试试！”阴丽华冲刘秀笑笑，意味深长地看了刘秀一眼，略一转身，脚步轻盈地跟在阴识身后，消失在堂屋门口。

堂屋里只剩邓晨和刘秀两人，邓晨重新给刘秀斟满酒，问：“所言不虚吧？”

“你指……，噢！”刘秀神情陶醉，点头赞道，“确实与众不同！尤其那头秀发……”

“说起漂亮的头发，倒让我想起一个奇妙的故事。”邓晨笑说，“据说当年孝武皇帝的卫皇后，起初只是宫中一个侍女，专门侍候孝武皇帝穿衣。在一次给孝武皇帝穿衣时，她不小心把盘在顶上的秀发散落下来。这可把她给吓坏了，以为定要受罚。然而皇帝并没有罚她，反而龙颜大悦，抚弄着，爱赏不已。后来，她终于被册封为皇后，母仪天下。”

刘秀笑着摇头道：“孝武皇帝雄才大略，此恐非实，怕是好事者有意为之。”

“宫闱秘史，姑妄听之！”

刘秀点头称是。突然他冒出一句：“伟卿，我很想上太学。”

此言一出，仿佛深冬响了一个焦雷，确实让邓晨吃惊不小。他定定地盯着刘秀望，似乎不认识一般。他仔细品味刘秀这句话，良久，忽然若有所悟，激动道：“明智之举，明智之举啊！在太学可以结识各种智能之士，比伯升在家飞鹰走狗强。你先前说伯升又杀了人，是怎么回事？怎么没听你二姐提起？”

刘秀的二姐叫刘元，是邓晨之妻。“她还不知道，”刘秀说，“这是今年十月底的事。当时母亲正病重卧床，看了好几个医匠，都不济事。叔父劝他到宛城去请申屠臣。你也知道，伯升与申屠

臣有过节，亲自跑了两趟宛城登门求请，申屠臣也不肯来。伯升盛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

“后来呢？”

“伯升逃走了，至今还躲在颍川一个朋友家。他又托人从颍川请来一位姓程的医匠给母亲治病。这位程老先生着实的得，听说他家世代从医，母亲的病经他针灸和几剂药，很快就见好转，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刘秀想了想又接着说：“现如今天下这等局面，我猜伯升终究要起事，到京城游学一些日子，能够结交一些才智之士，将来若有个缓急，也好帮伯升一把。”

第二回

寄身太学窥朝政 混迹长安识闾阎

第二年的初春，春寒料峭。

刘秀告别了亲人，由家仆阿福陪从，负笈入关，开始了他西入长安的游学生涯。

太学乃当日全国的最高学府，聚集着各地的饱学智能之士。入太学读书，当时称为游太学。很多人入太学并非真的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广结天下才俊；且一入太学，便已跻身士流，身价百倍，获得了入仕的最佳途径。

刘秀主仆二人，心情愉快，说说笑笑，沿着大道，一路西行。

突然，身后传来数声呵斥，主仆二人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只见一队役卒手执刀枪，正押解着一批人犯赶上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瘦弱，被捆绑着，乱发披面。大概是行走得慢了，他身后的役卒恼怒，伸腿踢了一脚，喝道：“快点！慢吞吞，老子踢死你！”老者踉踉跄跄，挣扎着，还是险些摔倒。

这批犯人，十二三口，男女老少，哭哭啼啼，显见得是一家人。阿福见此等情景，一脸哀悯之情，眼眶也红了，不禁长叹一声，轻轻说道：“不知所犯何罪？可怜，可怜！”

二人暂避路旁，让他们先过。望着他们渐渐远去，刘秀道：“这等憨厚之人，能犯什么罪？一准是没钱交官，举家被没为官

奴。苛政！太不仁道了！”

“那老的怕有七十吧？”阿福说，“头发都白了。”见刘秀沉吟不语，阿福也就不提此事。二人一前一后，默默地赶路。

“公子，”路上行人稀少，阿福感到太寂寞，跨上数步，没话找话说，“二老爷一向最重你，这次能游学京师，多亏他老人家上下奔跑疏通！”

刘秀看了他一眼，点头说道：“叔父待我，恩重如山，真不知该何以为报！”

“公子在太学读书有成，日后鲜车大马，为官做宦，就是对二老爷的最好报答。”

对刘秀来说，此番能够入太学读书，实在来之不易。当时朝廷对太学生员的年龄限制，虽然放得甚宽，从十三四岁至四十岁左右皆可，但他们需要得到地方官员的逐级推荐，被认为具有某种品德，是可造之材，方有资格进入太学从师受教。身为受到新朝制抑的前朝帝室苗裔，刘秀要想得到地方官推荐原本不易。但刘氏家族在南阳仍有很大的势力，刘氏姻亲多是地方豪族巨富，所以刘秀把上太学的想法告诉叔父刘良后，刘良十分高兴，当即四处奔跑，托人说情，而且用一柄镶有宝石的祖传纯金短剑买通了前队大夫甄阜。

刘秀举首望着路旁微吐芽黄的树枝，心里反复默念着“读书有成”四个字；不禁想起了大哥往日的讥嘲。有一次，刘良劝伯升不要整日呼朋唤友、打架斗殴，而应多学刘秀，留心稼穡，闲遐多读些书。伯升不以为意，笑笑说：“日后，我也封他做阳侯！”阳侯是指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哥哥，名喜。刘喜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勤恳憨厚，一心扑在耕作上。刘邦则从小就不愿种地，常与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为伍。所以刘邦的父亲总说他不如刘喜，不能兴旺家业、光宗耀祖。后来刘邦却做了皇帝，封刘喜为郾阳侯。他对父亲的话一直耿耿于怀，做了皇帝后，还曾问